

陆游 与南宋社会

——纪念陆游诞辰890周年
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中国陆游研究会 绍兴市陆游研究会◎主编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陆游与南宋社会

——纪念陆游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中国陆游研究会 绍兴市陆游研究会◎主编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陆游与南宋社会：纪念陆游诞辰 8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中国陆游研究会，绍兴市陆游研究会主编。
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7. 8

ISBN 978 - 7 - 5161 - 9628 - 1

I. ①陆… II. ①中… ②绍… III. ①陆游(1125-
1210)—人物研究—国际学术会议—文集②陆游(1125-
1210)—文学研究—国际学术会议—文集
IV. ①K825. 6 - 53 ②I206. 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5167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郭晓鸿
特约编辑 席建海
责任校对 石春梅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28.75
插 页 2
字 数 595 千字
定 价 15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论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	莫砺锋	1
陆游晚节评议	蒋 凡	27
抗日战争时期陆游爱国诗词的影响与接受略论	郑永晓	52
论陆游成都时期爱国诗作的特色	(中国台湾) 黄奕珍	73
晚年陆游的乡居与自我意识 ——兼及南宋“退居型士大夫”的提出	林 岩	95
陆游与唐诗史“盛唐”观念之建构	吴光兴	135
陆游研究三十年	高利华	156
关于苏雪林的《陆放翁评传》	陶喻之	182
南宋人的正闰观念及陆游对曹操的态度	孙启祥	197
陆游的政治理想与其祭社诗	李成文 李思华	210
“骑驴”与“骑马”: 陆游的诗意图像与旅泊人生	陈元锋	229

“不得体”的陆游：交往困难症患者的 人际关系诗歌	吕肖奂	248
陆游和范成大的交流	[日]佐藤菜穂子	271
从题画诗看陆游与画家的交游	钟巧灵 陈天佑	293
陆游评述苏轼刍议	崔际银	313
理学对文学的意义		
——兼论陆游与朱熹的友谊对福建诗人的影响	林 怡	328
论晚宋江湖诗人戴复古与陆游的师承关系	魏秀琪	350
陆游在闽时的海洋游历与台湾诗缘	(中国台湾)廖一瑾	372
陆游题咏拟岘台诗解读	文师华	377
陆游孤村诗小考		
——以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其二为起点	[日]三野丰浩	389
陆游山阴诗之美		
——以嘉泰三年至嘉定二年期间为核心	林素玲	415
《剑南诗稿》中的绍兴风物	王致湧	435
陆游“镜湖”诗歌的生态图景及其现代启示	何金梅	448
读《剑南诗稿校注》札记	钟振振	462
论陆游的七言绝句	陶文鹏	470
七律的放翁诗法		
——从“律熟”的评价说起	管 琴	508

关于日本所藏《名公妙选陆放翁诗集》	[日] 甲斐雄一	535
陆游短论三篇	张福勋	548
陆游诗歌“关键词”研究	欧明俊	562
《渭南文集》部分篇目系年札记	朱迎平	578
《家世旧闻》版本补议 ——兼议陆游家世诗数量稀少的原因	张 剑	586
陆游笔下的秦桧及其家族群像	白振奎	624
陆游与嘉泰《会稽志》	邹志方	634
陆游赋浅议	吴从祥	656
陆游诗词互渗主体成因及风貌探析	许芳红	665
《放翁词》用调研究	朱惠国 朱晓娇	682
《渭南文集》所附乐府词编次与陆游词的系年 ——兼论《钗头凤》的写作时地及其他	赵惠俊	710
论陆游与陈亮词书写方式的差异	张 靖 陶 然	742
从词题序解读陆游的创作心态及其词学观	苏 婷	762
“绍祚中兴”时的舌尖记忆 ——从陆游的饮食诗谈起	周一农	774
论陆游诗中的茶品与茶事	邢蕊杰	784
陆游的养生理念和诗意图体验	那秋生	798

陆游“戏作”诗的独创性	商宇琦	808
夔峡文化与陆游西行	梁中效	832
陆游从戎南郑交友及其影响述论	付兴林 胡金佳	849
川陕行之于陆游的影响	冯 婷 朱秀芳	861
陆游入蜀诗的情感与画境	张翠丽	869
重新想象：激活沈园景区资源的若干构想	来家炯	877
陆游与樊江	陆纪生	897
陆游与镇江	屠纪军	905
附 录 中国陆游研究会组织机构		911
后 记		913

论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

南京大学 莫砺锋

一

南宋的文人大多涉及理学，陆游也不例外。与杨万里一样，陆游也被清人黄宗羲列入《宋元学案》，分别隶属于“武夷学案”“赵张诸儒学案”和“荆公新学案”^①。但事实上陆游与这些“学案”的关系相当松懈，比如最后一例，仅因其祖父陆佃乃王安石门人，遂将其父陆宰列为王氏一脉的“陆氏家学”，又从而将陆游列入“元钩家学”（陆宰字元钩）。其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，陆游都不大认同王安石，将他列入“荆公新学案”甚为牵强。更重要的是，杨万里的思维模式与治学路数都与南宋理学家如出一辙，比如其《庸言》和《诚斋易传》，皆与其他理学家的著作相类似。陆游则不同，陆游对理学家空谈

^① 《宋元学案》卷三四（第1198页）、卷四四（第1433页）及卷九八（第3270页）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性理的学风是深为不满的，他有一段名言：“唐及国初，学者不敢议孔安国、郑康成，况圣人乎！自庆历后，诸儒发明经旨，非前人所及。然排《系辞》，毁《周礼》，疑《孟子》，讥《书》之《胤征》《顾命》，黜《诗》之序，不难于议经，况传注乎！”^①表面上这是对宋代儒学的客观论述，字里行间却深有不满。陆游对当时的学风屡有讥评，“儒术今方裂”^②（《示儿》），“千年道术裂”（《书意》），“道丧异端方肆行”（《书感》）之类的话，在陆诗中屡见不鲜。那么，什么是陆游心目中的“异端”呢？他说：“唐虞虽远愈巍巍，孔氏如天孰得违？大道岂容私学裂，专门常怪世儒非。少林尚忌随人转，老氏亦尊知我稀。能尽此心方有得，勿持糟粕议精微。”（《唐虞》）锋芒所向，显然正是那些偏离儒学传统并自诩独得千年不传之秘的理学家。陆游还指出产生异端的原因是疏离了传统的儒家经学，他说：“俗学方哗世，遗经寢已微。斯文未云丧，吾道岂其非？”（《书感》）这对以“六经注我”自诩的二陆等人，不啻是当头棒喝。即使是与二陆势若水火且与陆游私交甚笃的朱熹，其实也与陆游的思想貌同实异。简而言之，朱熹最看重的是性理之学，他说：“道之在天下，其实原于天命之性。”^③朱熹虽然熟读儒家经典，但对之并不尽信，甚至说：“《书》中可疑诸篇，若一齐不信，恐

① 王应麟：《困学纪闻》卷八《经说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095页。

② 本文中凡引陆游诗作，皆据钱仲联《剑南诗稿校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），下文不再出注，以免繁冗。

③ 《徽州婺源县藏书阁记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八，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《四部丛刊》本，第8页。

倒了六经。”^① 陆游则不然，陆游极为尊崇六经，在诗中反复道之：“六经万世眼，守此可以老。”（《冬夜读书》）“六经圣所传，百代尊元龟。”（《六经》）“六经如日月，万世固长悬。”（《六经示儿子》）“六艺江河万古流，吾徒钻仰死方休。”（《六艺示子聿》）陆游终生读经，至老不倦，其诗中自称：“正襟坐堂上，有几不敢凭。陈前圣人书，凛如蹈渊冰。”（《晨兴》）“半升粟饭养残躯，晨起衣冠读典谟。莫谓此生无用处，一身自是一唐虞。”（《读经》）在疑古疑经风气甚嚣尘上的宋代，陆游的这种态度堪称特立独行。

陆游重视六经，是为了通过经书与古代的圣贤直接相对：“残编幸有圣贤对。”（《独立》）“窗间一编书，终日圣贤对。”（《北窗》）这样，他就可以从经典中获知从周公、孔子以来的圣贤之道：“唐虞邈难继，周孔不复生。承学百世下，我辈责岂轻！”（《书感》）“唐虞未远如亲见，周孔犹存岂我欺？”（《后书感》）陆游心目中的圣贤之道，其首要内涵当然是儒家的仁政爱民之说，邱鸣皋先生的《陆游评传》中专设一章《以“美政”为核心的政治思想》^②，论之已详，本文不再重复。笔者想要论述的是，在陆游崇经重道的思想中，儒家诗教说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举其荦荦大者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其一，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

^① 《朱子语类》卷七九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第2052页。

^② 《陆游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82—328页。

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^① 陆游对此语服膺备至，视为诗学的金科玉律，他说：“古声不作久矣，所谓诗者，遂成小技。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？学不通天人，行不能无愧于俯仰，果可以言诗乎？”^②（《答陆政伯上舍书》）他又说：“诗岂易言哉！一书之不见，一物之不识，一理之不穷，皆有憾焉。”（《何君墓表》）这些话或论诗之重要意义，或论诗须以博物为基础，都是对孔子诗论的引申发挥。其二，汉儒的《诗大序》虽然来历不明，但向被视为儒家诗教说的纲领，《诗大序》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又云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^③ 陆游对此心领神会，他说：“盖人之情，悲愤积于中而无言，始发为诗。不知，无诗矣。苏武、李陵、陶潜、谢灵运、杜甫、李白，激于不能自己，故其诗为百代法。国朝林逋、魏野以布衣死；梅尧臣、石延年弃不用；苏舜钦、黄庭坚以废绌死。近时江西名家者，例以党籍禁锢，乃有才名。盖诗之兴本如是。”（《澹斋居士诗序》）他又

^① 《论语·阳货》，《论语注疏》卷一七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37页。

^② 本文所引陆游之文，皆据钱仲联、马亚中《渭南文集校注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《陆游全集校注》，下文不再出注，以免繁冗。

^③ 《毛诗正义》卷一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6—10页。

说：“古之说诗曰言志。夫得志而形于言，如皋陶、周公、召公、吉甫，固所谓志也。若遭变遇谗，流离困悴，自道其不得志，是亦志也。然感激悲伤，忧时闵己，托物寓情，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，固难矣。至于安时处顺，超然物外，不矜不挫，不诬不怼，发为文辞，冲澹简远，读之者遗声利，冥得丧，如见东郭顺子，悠然意消，岂不又难哉？”（《曾裘父诗集序》）他还说：“《花间集》皆唐末、五代时人作。方是时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，可叹也哉！”（《跋花间集》之一）这些话或论诗之缘起，或述诗所言之志有不同内涵，或论诗风与时代之关系，都与《诗大序》一脉相承。我们或许可以说陆游的诗论沿袭儒家诗论甚多，故而不像其他宋代诗论家那样自成一家，但将其置于宋代诗论在总体上偏离传统诗学精神的背景下，也不妨说陆游重新肯定了儒家的诗教说，在复古的外表下蕴藏着鲜明的革新精神。

二

陆游的主要文学活动是诗歌创作而不是理论阐述，要想全面考察陆游与儒家诗论的关系，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创作实践上来。

陆游作诗，多及山水风月，且为时人所习知，他六十岁出任严州知州前赴朝面辞皇帝，宋孝宗竟当面对他说：“严陵山水胜处，职事之暇，可以赋咏自适。”^①他六十六岁罢归山阴后，

^① 《宋史》卷三九五《陆游传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2058页。

即以“风月”命名小轩，且作诗抒慨，题作“予十年间两坐斥，罪虽擢发难数，而诗为首，谓之‘嘲咏风月’。既还山，遂以‘风月’名小轩，且作绝句”，其一曰：“扁舟又向镜中行，小草清诗取次成。放逐尚非余子比，清风明月入台评！”从表面上看，“嘲咏风月”确是陆诗的一大主题，其实不然。陆游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，即自觉地遵循儒家文学思想的指导。他三十七岁时上书宰相陈康伯，自称：“某小人，生无他长，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。自上世遗文，先秦古书，昼读夜思，开山破荒，以求圣贤致意处。虽才识浅暗，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，然譬于农夫之辨粟麦，盖亦专且久矣。原委如是，派别如是，机杼如是。自《六经》《左氏》《离骚》以来，历历分明，皆可指数。不附不绝，不诬不紊。正有出于奇，旧或以为新，横骛别驱，层出间见，每考观文词之变，见其雅正，则缨冠肃衽，如对王公大人。”（《上执政书》）这绝不是因上书朝中大臣，故言有夸饰，因为陆游始终如此持论，至老未变。例如，他七十五岁时寄书给仕途屯蹇的友人陆焕之说：“古声不作久矣！所谓诗者，遂成小技。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？学不通天人，行不能无愧于俯仰，果可以言诗乎？”^①（《答陆伯政上舍书》）可见对于陆游而言，写诗绝不是吟风弄月、舞文弄墨的小技，而是意义重大的严肃事业。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（《小饮梅花下作》）的写作生涯，是陆游在儒家诗学观念指导下度过的庄严人生。

^① 于北山：《陆游年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44页。

儒家极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，这种功能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？孔子说是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。由于这两句话是与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相连的，后代学者往往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阐释，比如清人刘宝楠说：“学诗可以事父事君者，荀子言‘诗故不切’，其依违讽谏，不指切事情，故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”也就是将诗的讽谏美刺功用视为“事父事君”的途径，意即运用诗歌来对君父进行委婉曲折的讽谏规劝。但是讽谏规劝只是“事父事君”的一个方面，如果将诗之用局限于讽谏规劝，就会降低其意义，所以学者又寻求更深刻的阐释，刘宝楠在上引那段话后又说：“《诗序》言‘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’。明诗教有益，故学之可事父事君也。”^①这样，不但使孔子原话的意蕴更加丰富，也更符合儒家诗学思想的整体体系。其实早在宋代，朱熹对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二句就有非常清晰的解析：“人伦之道，诗无不备，二者举重而言。”^②从陆游的创作实践来看，他对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的诗学思想也是如此理解的。我们先分析“远之事君”这一方面。

陆游说：“吾友吴梦予，橐其歌诗数百篇于天下名卿贤大夫之主斯文盟者，翕然叹誉之。末以示余。余愀然曰：‘子之文，其工可悲，其不幸可吊。年益老，身益穷，后世将曰：是穷人

^① 《论语正义》卷十七，上海书店1986年版《诸子集成》本，第374页。

^② 《论语集注》卷九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78页。

之工于歌诗者。计吾吴君之情，亦岂乐受此名哉？余请广其志曰：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，丈夫盖棺事始定。君子之学，尧舜其君民，余之所望于朋友也。娱悲舒忧，为风为骚而已，岂余之所望于朋友哉！”（《跋吴梦予诗编》）此语虽为安慰怀才不遇的诗友而发，但也是陆游自己的心声。唐人杜甫终生情系君主，自述其志云：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清人仇兆鳌注引应璩《与弟书》“伊尹辍耕，郅恽牧羊，思致君于唐虞，济斯民于涂炭”以及《孟子》“伊尹使是君为尧舜之君”^①，甚确。儒家诗论中所谓“事君”，即为此义。陆游对杜甫十分崇敬，对杜甫的忠君爱国之心感同身受，曾说：“少陵，天下士也。……不胜爱君忧国之心，思少出所学佐天子，兴正观、开元之治。”（《东屯高斋记》）又作诗称扬杜甫说：“看渠胸次隘宇宙，惜哉千万不一施。空回英概入笔墨，生民清庙非唐诗。向令天开太宗业，马周遇合非公谁？后世但作诗人看，使我抚几空嗟咨！”（《读杜诗》）从孔子所云“远之事君”，到杜诗所云“致君尧舜上”，再到陆游所云“尧舜其君民”，是古典诗学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观念。

在陆游所处的那个时代，所谓“尧舜其君民”，具有特别的意义。靖康之变以来，大宋王朝丢失了半壁江山，连祖宗陵寝都沦陷于敌国，这是整个国家、民族的奇耻大辱。要说“远之事君”，抵御外侮，收复失土，即恢复宋王朝的国家主权和原有

^① 《杜诗详注》卷一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75页。

疆域，就是对大宋王朝的最大忠诚。所以陆游诗中关于抗金复国主题的大声疾呼，就是南宋诗坛上“远之事君”的典型表现。请看其《金错刀行》与《寒夜歌》：“黄金错刀白玉装，夜穿窗扉出光芒。丈夫五十功未立，提刀独立顾八荒。京华结交尽奇士，意气相期共生死。千年史策耻无名，一片丹心报天子。尔来从军天汉滨，南山晓雪玉嶙峋。呜呼！楚虽三户能亡秦，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！”“陆子七十犹穷人，空山度此冰雪晨。既不能挺长剑以抉九天之云，又不能持斗魁以回万物之春。食不足以活妻子，化不足以行乡邻。忍饥读书忽白首，行歌拾穗将终身。论事愤叱目若炬，望古踊跃心生尘。三万里之黄河入东海，五千仞之太华磨苍旻。坐令此地没胡虏，两京宫阙悲荆榛。谁施赤手驱蛇龙？谁恢天网致凤麟？君看煌煌艺祖业，志士岂得空酸辛！”虽说抗金复国的爱国主题是南宋诗坛上的主流倾向，但主题如此鲜明、语言如此激烈、风格如此雄壮的作品并不多见，而这样的诗在陆游笔下却是屡见不鲜。这种主题甚至从陆诗旁溢到陆词中去，例如《诉衷情》：“当年万里觅封侯，匹马戍梁州。关河梦断何处？尘暗旧貂裘。胡未灭，鬓先秋，泪空流。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！”全词皆咏报国灭胡之志，与其诗几无二致。陆游作词不多，却被后人归入辛派词人之列，即因此故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陆游诗中的抗金主题，并非如后世学人所说是“好谈匡救之略”的“官腔”^①，而是具有深刻严密的具

① 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三七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132页。

体内涵的爱国呼声。陆游生逢国难，自幼受到父辈忧国精神的熏陶，对南宋的偏安局面忧心忡忡。他曾对好友周必大说：“窃以时玩久安，名节弗励。仁圣焦劳于上，而士夫无宿道向方之实；法度修明于内，而郡县无赴功趋事之风。边防寢弛于通和，民力坐穷于列戍。每静观于大势，惧难得于非常。至若靖康丧乱，而遗平城之忧；绍兴权宜，而蒙渭桥之耻。高庙有盗环之逋寇，乾陵有斧柏之逆俦。江淮一隅，夫岂仗卫久留之地；梁益万里，未闻腹心不贰之臣。文恬武嬉，戈朽钺钝。”（《贺周丞相启》）虽有四六文体的限制，话仍说得恺切周详，其对时局的深刻洞察，昭昭在目。可贵的是，陆游诗中的爱国主题有极为丰富的具体内容，全面覆盖了南宋爱国诗歌的题材范围。对于南宋小朝廷的苟安国策，陆游深表痛心：“和戎诏下十五年，将军不战空临边。朱门沉沉按歌舞，厩马肥死弓断弦！”（《关山月》）对于主和派把持朝政的政局，陆游痛斥：“公卿有党排宗泽，帷幄无人用岳飞。”（《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》）对于朝中不顾国事只谋私利的大臣，陆游直言讥刺：“诸公可叹善谋身，误国当时岂一秦？不望夷吾出江左，新亭对泣亦无人！”（《追感往事》）对于朝野士气不振的现实，陆游忧心忡忡：“中原乱后儒风替，党禁兴来士气孱。”（《送芮国器司业》）对于南宋选都不当之事，陆游诗中再三叹息：“鸡犬相闻三万里，迁都岂不有关中？广陵南幸雄图尽，泪眼山河夕照红。”（《感事》）“孤臣老抱忧时意，欲请迁都涕已流。”（《登赏心亭》）忧国伤时之念如此深沉恺切，尚谓之“官腔”，可乎？